

每周推荐 | 陶行知

# 教学合一

这篇文章原载《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第1号(1919年2月14日)。陶行知先生(1891—1946)的观点极为显著:教与学应该合一。为什么呢?有三个理由。其中第三个理由,每每被忽视,尤其值得重视。

这是近百年前的文章。值得寻思的是,文章所论的问题、该问题的内核,时至今日,依然是、依然是。以角色和专业优势把持“教”的话语权,用言说的方式单向传递信息,是一个人的惯性和本能吗?“学生为主体”的真正实现,需要我们作出怎样的反观、反省,乃至“反动”?

文中有几个“他”,现在的规范写法是“它”;为存其真,未作改动。(任余)

随看  
随想

现在的人叫在学校里做先生的为教员,叫他所做的事迹为教书,叫他所用的法子为教授法,好像先生是专门教学生些书本知识的人。他似乎除了教以外,便没有别的本领;除书之外,就没有别的事教。而在这种学校里的学生,除了受教之外,也没有别的功课。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好像是学的事体,都被教的事体打消掉了。论起名字来,居然是学校;讲起实在来,却又像教校。这都是因为重教太过,所以不知不觉的就将他和学分离了。然而教学两者,实在是不能分离的,实在是应当合一的。依我看来,教学要合一,有三个理由:

第一,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大凡世界上的先生可分三种:第一种只会教书,只会拿一本书要儿童来读他、记他,把那活泼的小孩子做个书架子、字纸篓。先生好像是书架子、字纸篓之制造家,学校好像是书架子字纸篓的制造厂。第二种的先生不是教书,乃是教学生;他所注意的中心点,从书本上移到学生身上来了。不像从前拿学生来配书本,现在他拿书本来配学生了。他不但是要拿书本来配学生,凡是学生需要的,他都拿来给他们。这种办法,固然比第一种好得多,然而学生还是在被动的地位,因为先生不能一生一世跟着学生。热心的先生,固想将他所有的传给,然而世界上新理无穷,先生安能尽把天地间的奥妙为学生一齐发明?既然不能与学生一齐发明,那他所教给学生的,也是有限的,其余还是要学生自己去找出来的。况且事事要先生传授,既有先生,何必又要学生呢?所以专拿现成的材料来教学生,总归还是不妥当的。那么,先生究竟应该怎样才好?我以为好

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教学生学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教和学联络起来:一方面要先生负指导的责任,一方面要学生负学习的责任。对于一个问题,不是要先生拿现成的解决方法来传授学生,乃是要把这个解决方法如何找来的手续程序,安排停当,指导他,使他以最短的时间,经过相类的经验,发生相类的理想,自己将这个办法找出来,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理想来找别的方法,解决别的问题。得了这种经验理想,然后学生才能探知识的本源,求知识的归宿,对于世间一切真理,不难取之无尽,用之无穷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自得”,也就是现今教育家所主张的“自动”。所以要想学生自得自动,必先有教学生的先生。这是教学应该合一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教的法子必须根据于学的法子。从前的先生,只管照自己的意思去教学生;凡是学生的才能兴味,一概不顾,专门勉强拿学生来凑他的教法,配他的教材。一来先生收效很少,二来学生苦恼太多,这都是教学不合一的流弊。如果让教的法子自然根据于学的法子,那时先生就费力少而成功多,学生一方面也能够乐学了。所以怎样学就怎样教;学得多,教得多;学得少,教得少;学得快,教得快;学得慢,教得慢。这是教学应该合一的第二个理由。

第三,先生不但要拿他教的法子和学生学的法子联络,并须和他自己的学问联络起来。做先生的,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卖些知识来,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现在教育界的通病,就是各人拿从前所学的抄来,传给,看他的书架上所摆设的,无非是从前读过的几本

旧教科书;就是这几本书,也还未必去温习的,何况研究新的学问,求新的进步呢?先生既没有进步,学生也就难有进步了。这也是教学分离的流弊。那好的先生就不是这样,他必是一方面指导学生,一方面研究学问。如同柏林大学包尔孙先生(Fr. Paulsen)说:“德国大学的教员,就是科学家。科学家就是教员。”德国学术发达,大半靠着这教学相长的精神。因为时常研究学问,就能时常找到新理。这不但是教

丰富,学生能多得益处,而且时常有新的材料发表,也是做先生的一件畅快的事体。因为教育界无限枯燥的生活,都是因为当事的人封于故步,不能自新所致。孔子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真是过来人阅历之谈。因为必定要学而不厌,然后才能诲人不倦;否则年年照样画葫芦,我却觉得有十分的枯燥。所以要想得教育英才的快乐,首先要把教学合而为一。这是教学应该合一的第三个理由。

总之:一,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二,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于学的法子;三,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这是教学合一的三种理由。第一种和第二种理由是说先生的教应该和学生的学联络;第三种理由是说先生的教应该和先生的学联络。有了这样的联络,然后先生学生都能自得自动,都有机会方法找那无价的新理了。

(选自陶行知《陶行知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 成长记录

### 读《大学》教小学

□张璐瑶

大二时,我初遇《大学》。那是在学校教育学院二楼的大厅,我不经意间抬头,便看见不知何时挂在墙壁上硕大的一块展板,满篇的《大学》。我停下脚步,读了起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那时的感受,更多的是对自己大学生活的期许,希望如同《大学》中所说,能独善其身,认真做学问。后来每次早读,我总抽出一点时间去展板前读一读。

而今,我已身为人师。今年暑假,应学校要求,我再次捧起《大学》。在反复诵读《大学》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后,我欣喜地发现,古代对于读书人的要求放在如今的教师身上,竟是如此契合。虽然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我没有“治国、平天下”的雄韬伟略,但能“诚意、正心、修身、治班”,也是极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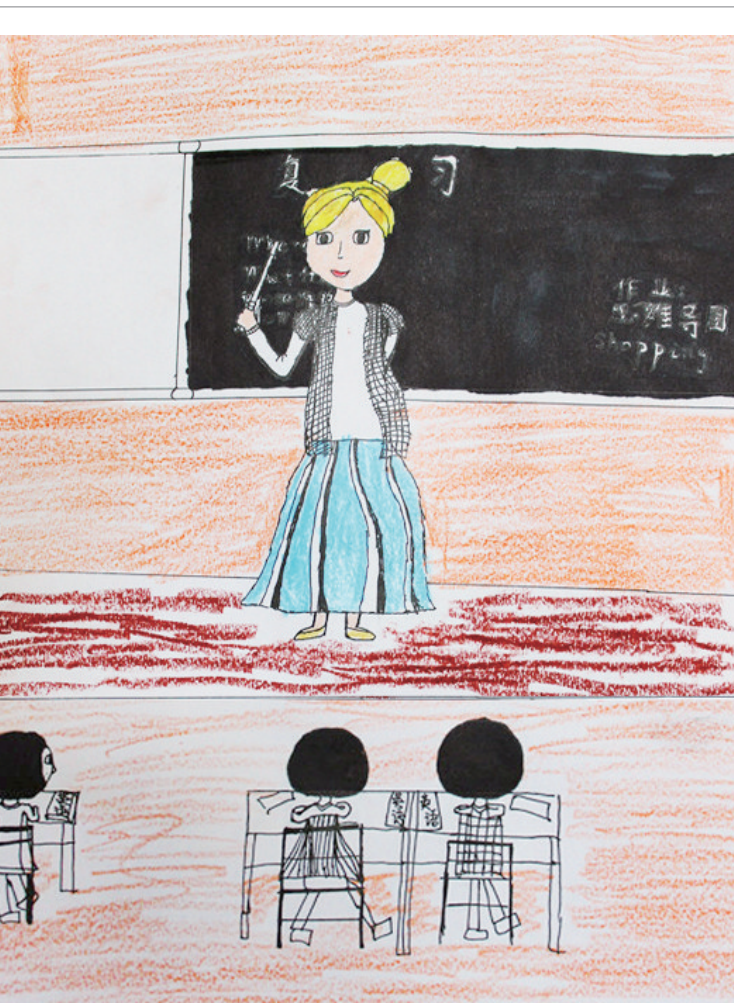
《大学》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诚意、正心、修身”便成了做君子的基础。无论处在怎样的环境,都要坚持自己的判断,坚定自己的信念。大学毕业进小学工作,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我却因进到农村小学工作而一直耿耿于怀。一方面,觉得在大学一直是佼佼者的自己,到农村工作感到很委屈;另一方面,分到距家30公里外的学校上班,更委屈。从踏进学校大门的那一刻起,我便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总是难以静下心来研究教学。读《大学》,让我有了回归初心的体悟。反思自己,当初选择教师行业是因为“我想成为一名老师”的梦想。当初年少时,也曾立志要到最偏远的地方去教学,为更多的孩子插上知识的翅膀。如今,竟因贪图舒适与地位,离自己的初心越来越远。回归初心,我体会到久违的幸福。

《大学》之道不仅启发我回归初心,也让我在“教学治班”上颇有灵感。

初当教师,我在“教学治班”上很是吃力,感觉自己事事亲力亲为,却总是事与愿违。细细数来,我天天强调纪律,可上课纪律很糟糕;我天天强调要节约粮食,不挑食,可班里挑食的学生一大堆……所以,我颇为烦恼。没想到讲大人之学的《大学》,却给了我实质上的帮助。修己方能治人,那便是要从自身下手。反思自己,我找到了问题所在。上课时,我一到教室就开始高分贝吆喝:“同学们,别说话”……而且不知从何时起,一上课我就敲桌子。暴躁的我,企图用暴力让学生安静,没承想竟教出一群暴躁的学生。于是,我开始尝试换一种方式。一进教室,我便静静地坐着大家,没想到课堂安静的速度比我大声吆喝要快。如今,我上课再也不必狠狠地敲桌子,而是静下来等待学生们的安静。吃饭时,我也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自己绝不剩饭菜。虽然我没说过什么道理,却发现学生渐渐不挑食了。

《大学》虽是“大人之学”,却让教小学的我受益匪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过去人们常说要想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必须拥有“一桶水”。然而时过境迁,要想给学生“一杯水”,“一桶水”必须常换常新,否则就会成为一桶死水。希望自己伴随《大学》之意,助自己,更助学生成长!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汤头街道郑庄小学)



童心  
绘师

亲爱的「MISS王」是我们四年级新来的英语老师。她很幽默,课上得生动有趣,大家总是积极发言。下课,「MISS王」的旁边也聚满了同学,有的询问单词,有的兑换奖品,还有的跟老师说笑……就连那些平常考试总考不好的同学也开始努力学习,发愤图强了呢。

福建省厦门市金山小学 陈海玥

## 关键人物

### 知音总成月中人

□陈治勇

我生命里幸福的时刻并不多,但有几个时刻是要提及的。一是拥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二是教学路上有几个相伴的师友,三是每到一处都有一两个与我共同言语的人。

忘不了,9年前与张丽相处的那些时光。张丽是我教学路上的第一个同行者,与我有共同语言者。张丽首先打动的我是一种高贵的气质。那年到丽水应聘,她像一幅画一般出现在我的面前:高高的马尾辫,白色上衣,明眸皓齿。那时,我清晰地觉得,她满身都是老师的感觉。

当时的我们都是应聘者,我从台州到丽水一路颠簸,几乎毫无准备。而她却一脸淡然,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我看到她手里拿着说课教案,是我读初一时的一篇文章《驿路梨花》。如此久远的教案,她会用吗?面试后我才知道,她用的是当时我认为最难的《海燕》一文作为讲课内容。在我内心,对她产生了一丝敬意。

如果到此为止,我们的故事就结束了。但是,万事都有“但是”,我与张丽被分到了同一所中学,而

且是在同一个办公室。

我们一起共事5年,不论从精神上还是教学上,这5年都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5年里,花开花落,日升日暮,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怕是记不清了吧。我只记得冬儿老师说过:你们之间的话怎么这么多啊?一天到晚似乎没个停歇。是的,真的如此。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话要说,生活、家庭、教书、学生……似乎连这世界的空气都可以成为我们交谈的对象。

张丽在我心底是淑女,窈窕的淑女。

她貌美,心更美。性情温和的她,做事总为他人考虑。拜托她的事,你足可以放一百个心。

张丽很有灵气,也颇有慧根。她要教郭沫若的诗《天上的街市》,诗歌教学,诵读必不可少,张丽请我听她读。说真的,她那时的朗读,我实在不敢恭维。于是,在别人下班的时候,我们一句句分读,一句句分析,高低轻重,抑扬顿挫,我帮她一字一句地抠。很快,张丽读得连我都有点嫉妒了,公开课也相当成功。听美妙的读,能让人明

白文意,能让课成功一半,张丽做到了。

小女子也有着好强的心,只是在不经意间才显露而已。有一次,我们聊到同事,聊到学生的成绩,张丽流泪了。因为每次考试,两个班成绩总存在一两分的差距,这再正常不过。更何况,一个班级成绩的好坏是全体师生合力的结果,但总有一些闲言碎语传到张丽的耳朵。于是,一个好强的女子就这样流泪了。

与张丽在一起的美好回忆有许多,每一件都叙述,那真的可以做成一条长长的“裹脚布”了。不在事儿不好,在于我的叙述实在难胜。2012年,张丽要调到其他学校教书。我像一个孩子,肆无忌惮地哭着,哭得眼睛都肿了,只觉得平生最好的朋友要离开了。

现在,我们天南地北,丽水,杭州,山高水长。我们的联系也渐渐少了,但也时常会打电话。

就像一年四季,花开花落,晴晴雨雨,但不变的是空气。空气,永远在的吧。

在记忆深处,我会想起我们一起在进修学校依照老师的吩咐给自己填写荣誉证书的得意开心,我会想起我们一起磨合《背影》一课的点滴,我会想起走秀的快乐……

我会想起,会在突然间想起发生的那些故事。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学校)

## 悦读·话题

### 我和阅读有个约会

□吴凤英

毕淑敏说,我一直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简单的美容之法,却被人们忽视,那就是读书。

是啊,刀兵相见的整容,涂脂抹粉的化妆,只是表面的装饰,只有读书才能最终形成你优雅的气质,青春不老。一本好书,蕴含极高的精神养分,是作者经过殚精竭虑的思考酝酿的结果。而经过岁月的过滤沉淀,每个人喜欢的书籍也大浪淘沙般固定下来了。

这个假期,唐诗宋词一如既往地是我“临幸”的对象。品一首“牧童骑黄牛,歌声震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那种简单的纯真快乐飘然而至;“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一幅逼真的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离别的忧伤又充盈心间;“西北望,射天狼”,又让你荡气回肠。李白,像是我们的初恋,因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总是我们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第一首诗。陶渊明如暖男,“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那种闲适自在令多少人心向往之。苏轼,似乎成了女性心目中的男神,诗词散文样样精通,书法绘画均有造诣,还是极富生活情趣的美食家。“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豪情万丈,“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柔情似水。

从唐宋词中走出来,与孩子一起读读《羽毛男孩》《蓝梅季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吧。《羽毛男孩》中的极品倒霉蛋罗伯特瘦瘦小小,学习不好,在离异的家庭长大,自卑胆小,外号“罗大呆”,走到哪里都被人欺负。有一次,自荐参加了“老人计划”,结识了一位身患重病、神经兮兮的老太太艾迪丝。在老人要求下,回到老人旧居“机会之屋”,揭开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小男孩罗伯特最后为艾迪丝缝制了一件羽毛衣,让她带着女儿去天国。同时,他也在实现艾迪丝愿望的过程中渐渐找回了勇气、爱和幸运。书中关于勇气、爱情、回忆以及成长的力量,给正在成长期的孩子以指引,也给成人世界更多的启示。异彩纷呈的书籍,让我们的假期生活斑斓多姿。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人人都说读书好,真正读书的人却特别少,身体力行,从我们自己做起。

(作者单位系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第一中学)

## 话题征稿

### 我的跨界成长

在被互联网削弱了时空屏障的当今世界,传统的专业边界正在日渐模糊。教育教学中,学科的边界也正在被打破,越来越多的教师,也在有意无意地“掺和”其他学科。其实,教师的跨界,不仅不是专业性的弱化,相反正是另一种强化和重构。你有“跨界”发展的经历和体验吗?

邮箱: zqjsbjscz@163.com, 字数1500字以内,来稿请注明参与话题名称。截稿日期:2016年10月22日。